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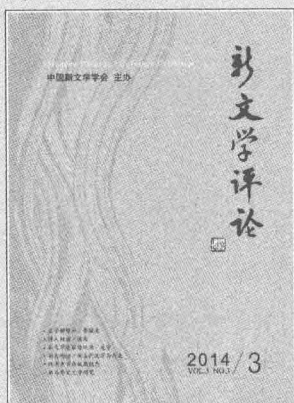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新文学评论



- 文学新势力 / 李骏虎
- 诗人档案 / 侯马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 / 凌宇
- 浙大论坛 / 现当代文学与历史
元章竞百年诞辰纪念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2014 / 3
VOL.3 NO.3



新文学评论

2014/3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谈我的创作转型 李骏虎/4

《奋斗期的爱情》修订本附记 李骏虎/7

文学新势力·李骏虎

主持人语 王春林/9

李骏虎小说创作论 王 莹 张艳梅/10

从都市情感到重返乡土

——李骏虎中短篇小说漫谈 张丽军 乔宏智/16

《母系氏家》:一部见微知著的家庭政治演义 马 顿/19

人性倾斜与社会批判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浮云》 李佳贤 王春林/25

诗人档案·侯马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31

侯马诗论两则 侯 马/32

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

——侯马访谈 王士强 侯 马/34

无意中实现的诗歌自救 罗振亚/40

口语书写、生活转化与诗性正义

——侯马诗歌论 刘 波/42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凌宇

学术传承与文人风骨

——凌宇先生访谈录 凌 宇 张 森/48

浙大论坛·现当代文学与历史

主持人语 吴秀明/54

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的抒怀方式 马小敏/55

“红色革命历史”话语建构与叙事困境

——以4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算账”为中心

..... 章 涛/61

历史“新时期”与学术旧话语

——对“新时期”初当代文学修史的学术考察 刘 杨/70

论苏青的“中间态”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陈小碧/76

批评的再造

主持人语 叶立文/84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 李 松/86

当代新诗批评中的“本体反思”话语 荣光启/93

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 王杰泓 李其忠/101

论当下文学批评的独立精神 田 频/106

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

从《漳河水》到《金色的海螺》

——献给诗人阮章竞百岁诞辰 刘守华/112

阮章竞致刘守华论诗书简(1963—1982) 阮章竞/114

边读顺写下的参考意见 阮章竞/121

批评前沿

《炸裂志》:时代的倒影与鸱鸒的啼鸣 张志忠等/125

秩序之美

——赵野诗歌论 曹梦琰/135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苏 晖/139

《鳖迹》何以成了《旧时的池塘》?

——马华作家辛金顺的乡愁书写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审美偏差

..... 王松林/140

方北方小说《病人与医生》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蒋天平/145

取经人的努力与困惑

——新华作家柯思仁的创作经历与心理分析 金 进/149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趣味·保守·继承创新·生态视角

——当代旧体诗词动物叙事观察 唐克龙/160

饶宗颐与汪中之辞赋骈文比较 陈 伟/1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一)/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622-6790-4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069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罗 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30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75

版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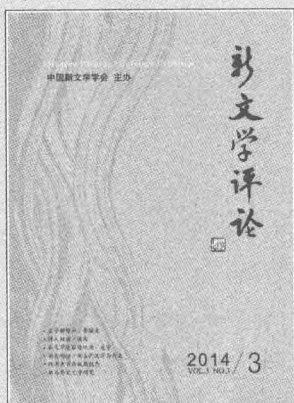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乔以钢
刘醒龙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董之林 蒋守谦 舒信波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本朝 王 彬 彬 朱水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李云雷 李少君
李建军 李遇春 吴 义 勤 何言宏 何锡章
宋剑华 张永健 张 志 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公仲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柳忠秧 施战军
洪治纲 贺仲明 贺 桂 梅 郭宝亮 黄永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 有 顺 熊元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4/3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谈我的创作转型 李骏虎/4

《奋斗期的爱情》修订本附记 李骏虎/7

文学新势力·李骏虎

主持人语 王春林/9

李骏虎小说创作论 王 莹 张艳梅/10

从都市情感到重返乡土

——李骏虎中短篇小说漫谈 张丽军 乔宏智/16

《母系氏家》:一部见微知著的家庭政治演义 马 顿/19

人性倾斜与社会批判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浮云》 李佳贤 王春林/25

诗人档案·侯马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31

侯马诗论两则 侯 马/32

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

——侯马访谈 王士强 侯 马/34

无意中实现的诗歌自救 罗振亚/40

口语书写、生活转化与诗性正义

——侯马诗歌论 刘 波/42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凌宇

学术传承与文人风骨

——凌宇先生访谈录 凌 宇 张 森/48

浙大论坛·现当代文学与历史

主持人语 吴秀明/54

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的抒怀方式 马小敏/55

“红色革命历史”话语建构与叙事困境

——以4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算账”为中心

..... 章 涛/61

历史“新时期”与学术旧话语

——对“新时期”初当代文学修史的学术考察 刘 杨/70

论苏青的“中间态”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陈小碧/76

批评的再造

主持人语 叶立文/84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 李 松/86

当代新诗批评中的“本体反思”话语 荣光启/93

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 王杰泓 李其忠/101

论当下文学批评的独立精神 田 频/106

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

从《漳河水》到《金色的海螺》

——献给诗人阮章竞百岁诞辰 刘守华/112

阮章竞致刘守华论诗书简(1963—1982) 阮章竞/114

边读顺写下的参考意见 阮章竞/121

批评前沿

《炸裂志》:时代的倒影与鸱鸒的啼鸣 张志忠等/125

秩序之美

——赵野诗歌论 曹梦琰/135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苏 晖/139

《鳖迹》何以成了《旧时的池塘》?

——马华作家辛金顺的乡愁书写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审美偏差

..... 王松林/140

方北方小说《病人与医生》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蒋天平/145

取经人的努力与困惑

——新华作家柯思仁的创作经历与心理分析 金 进/149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趣味·保守·继承创新·生态视角

——当代旧体诗词动物叙事观察 唐克龙/160

饶宗颐与汪中之辞赋骈文比较 陈 伟/1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一)/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622-6790-4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069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罗 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30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75

版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谈我的创作转型

◆ 李骏虎

2008年我在《芳草》发表了乡土题材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2009年在《十月》发表了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这两部作品分别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之后我转入了历史小说的写作。不断有关心我创作的师友、读者和媒体的朋友询问我不断调整创作方向的原因，我想，有些内在因素虽然不足为外人道，但梳理一下还是不难搞明白一些的。

我二十多岁时，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对我造成感受上的刺激，我对社会 and 人性产生了诸多思考，也是由于当时正处在对爱情感受最强烈的年龄，这一切的生命体验造成创作的冲动，所以那个阶段写的有关城市生活体验、情感体验和个人精神世界的作品比较多。靠调动个人体验创作，这在一个青年作家身上是很正常的阶段。

从世纪之交到2004年的四五年时间里，我都处于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就是写个人体验，集中发表了很多作品，是一个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和书写。但是问题很快出现了：写作素材开始重复，而且重复使用率越来越高，一个素材，短篇用了中篇用，中篇用了长篇用，我开始恐慌，发现生活储备真的可以用尽，第一次，我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把表现对象从个人体验转移到社会大众。我开始向省作协寻求帮助，积极要求深入生活，正巧省作协物色青年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我就被派回故乡洪洞县挂职做县长助理，并且积极地投身于当地的实际工作。

然而，我没有想到，作为一名作家，我缺乏的，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了解，更是对时代变化和社会状况的基本认知。即使回到了我的故乡，即使再次面对我熟悉的人，我也有着强烈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就是

一个从个人体验出发的写作者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笔触转回我生长了二十年的乡村，开始写我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其实中国并没有完成人的城镇化，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大乡村中，中国人的思维和精神都还是乡村社会的传统思想，所以只需写好乡村，足以把人的精神走向和政治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写过去的乡村生活不足以表现当下的时代价值和社会状况，但文学的任务是分区域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分阶段的。我通过从过去到现在的乡村的书写，完成对从个人生命体验到对更广大的世界的关照的过渡。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转为较为广阔的视角，这是作家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是自然的阶段转变，而不是什么刻意的转型。

2007年后半年进入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习后，鲁院浓厚的文学氛围和科学的教学安排，调动了我尘封多年的生活储备，接连完成了多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回过头来看，挂职体验生活，得以近距离地直面社会现实，使我深刻体会到生活远比想象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多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从热衷各种探索和实验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发现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现状，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境遇，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放眼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灿若星辰，那些烛照我们心灵的伟大作品，那些引领着人类永不停歇的精神脚步的大师，莫不是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们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他们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讴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他们也成为后辈

作家仰望的灯塔和精神导师。

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是一个理念先行的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阶段,我也能够清楚地预见和把握,如上所述,目前我的创作经历或者正经历着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个人体验,是一个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写,这个阶段有很多作品,短篇小说如《流氓兔》、《局外人》、《解决》,长篇小说如《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当然更多的文字谈不上是作品,只能说是练了笔,回报是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并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第二个阶段是寻根写作,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以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这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阶段,作品不多,但带给我的荣誉最多,比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第三个阶段在我的计划中原本是要写当下,写时代,写城市和社会,但我发现我没这个能力,我把握不住时代脉搏,也看不清时代方向,更不知道这个时代人们恒定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无法把复杂的现实和人性转化为作品,于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我决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案深入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于是乎,第三个阶段就变成了历史小说写作,我选取了抗战时期对全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到晋西南定点深入生活,采访并搜集各种资料,原本打算写一系列的中篇或者一个长篇来表现当时全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结果只写出了一个中篇《弃城》,发在《当代》上。直到最近,才完成一个相关题材的短篇《刀客前传》,并真正进入长篇小说《共赴国难》的创作状态;然而我的终极目的是第四个阶段,能够像巴尔扎克一样书写当下,书写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因此,评论家傅书华博士在《笔走龙蛇 各呈异彩——2012 山西中短篇小说年度报告》中对我下了这样的判断:

李骏虎在本年度发表的三部中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篇小说《弃城》了。《弃城》以真实的史实为写作基础,写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旅

长,带领自己的部队,在自己的家乡——隋唐时代所建的极为险要的军事要塞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史料的引入,地理景观的如实再现,事件的构成,都显示出作者力求给读者以历史史实真实感的努力。小说的内容是坚实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生动的。但作品对于李骏虎创作的真正价值不在这里……这部作品之于李骏虎的意义在于,李骏虎在对现代都市中青年一代人的现代生活及中国乡村生活作了大量相对成功的描写之后,试图从《弃城》入手,走进历史的深处,洞悉历史的真相,从而在观察今天多样、浮躁、平面的社会现实时,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才能对现实作出更准确更有力的判断。中国一向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文学是对一个历史时段真相的揭示与洞悉,且在这种揭示与洞悉中,蕴含了社会、人生的哲理。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关注,正体现了李骏虎打通文史哲,打通古今,并籍此以用文学更深入地进入、理解今天现实的努力。李骏虎的小说创作,从写现代都市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到写中国乡村的人与事,再到写中国的政治历史,从不同的写作向度、内容,来训练、提升自己用文学来对社会现实、人生进行发言的话语能力,这对许多将眼光拘执于某一地域而又自以为是学习福克纳的山西作家来说,是有着启示意义的。

创作是个体劳动行为,是否对别人有启示我不敢奢望,“提升自己用文学来对社会现实、人生进行发言的话语能力”的确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2011 年春,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和尼泊尔,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置身被全世界的信徒用手指涂满金粉的宫殿遗址,聆听着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发愿修行、参悟成佛的故事,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作家,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作品品质,观察生活、体察众生的确是不二法门。作为王子的乔达摩·悉达多出城游历,在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口,分别目睹了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心生大悲悯,于是决定放弃荣华富贵,去追求解脱众生疾苦的方法,他历经种种苦修而参悟成佛,在印度的鹿野苑向众生宣说妙法。佛的参悟,始于对生活的

观察,佛的伟大,在于他的悲悯情怀,这与伟大的作家的追求是别无二致的,我们说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对自己作品里所有的人物都具有悲悯的情怀,他和佛陀的追求都是让一切众生成就伟大的生命品质。

观察生活,见众生的生老病死而成就佛陀,同样,深入生活,体察大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追求,是作家提高自身修养和作品品质的重要渠道。作为一名写作者,多年来深入生活使我获益良多。我深深地感到,真

正的作家,是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思考、把握和表现,甚至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独特影响的。了解大众,胸怀悲悯,才能写出有时代特征、有命运感、有救赎情结的伟大作品来。【文学评论】

2013年10月31日 于南华门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上接第18页)

流光溢彩的田野,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自己就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⑦。小说在创作模式上采用了鲁迅的“归乡”套路,然而“我”感受到的不是故乡的隔膜和冷漠,而是大地带来的温情与新生。城市里浸染的污浊之气最终被乡土大地所包容、净化。如果将此比附于李骏虎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李骏虎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根与精神净土。相比于前期都市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他找到了更为自然亲切、酣畅淋漓的诉说方式,乡土作品与城市题材相比,带给人的阅读感受流畅得多,也深沉得多。他的创作不再那么飘忽,而是扎根乡土,汲取大地深处的滋养,生发出蓬勃的文学之树。

李骏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能够不断出新,日臻成熟,不断壮大着“70后”作家的作品队伍。我们需要有创作活力和创作生命力的作家。从都市情感到乡土大地,李骏虎用一次次带给读者的惊喜证明着自己的创作实力。李骏虎自己也在创作访谈中提到过,希望多年以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能够创作出更多历史题材的新作。尽管相对于长篇小说,李骏虎对中短篇小说的着力较少,尽管李骏虎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还需要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免情节、题材的同质化,

我们依然坚信,双脚扎根于乡土大地的厚土和山西文学的乡土传统之中,李骏虎的创作之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实、厚重、辽阔。【文学评论】

注释:

- ①李骏虎:《七年》,《前面就是麦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 ②李骏虎:《七年》,《前面就是麦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 ③费孝通:《血缘和地缘》,《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2页。
- ④费孝通:《续绝》,《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6页。
- ⑤李骏虎:《大雪之前》,《清明》2013年第4期,第43页。
- ⑥费孝通:《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8页。
- ⑦李骏虎:《还乡》,《前面就是麦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奋斗期的爱情》修订本附记

◆ 李骏虎

是的,我正是借本书再版之机附庸风雅,又一次模仿我钦敬的大师们的做法——我看到雨果 1832 年的十月在《巴黎圣母院》再版时写了《定刊本附记》,才想起写这样一个附记。

必须要承认,十三年前,在《奋斗期的爱情》创作之初,我就笨拙地模仿了三位大师,首先,是在思想方式和创作态度上模仿了卢梭的《忏悔录》;而用分卷的形式来划分章节,并且给每个章节都用一句点题的话来提纲挈领的做法,显然就是雨果的作风;在那之前,我还无比热爱地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和小仲马的《茶花女》,尤其在行文风格上受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影响,以至于使这部小说在当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如上三方面的原因,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创作完成了这样的一部小说,当时是 2000 年,在我对它没有任何判断的情况下,它得到了《黄河》杂志主编张发老师的推崇,在当年的第三期头题发表。接下来,我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把杂志寄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李新华老师,然后就收到了她寄来的合同(10 年),居然和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一批作家老师们一起入选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品牌书系“九头鸟文库”。正是从那之后,我开始参加山西作协组织的一些采风活动,记得在长治的一次采风中,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在很多场合包括月辉泼洒下的西井镇的乡间小路上,被和我年龄相仿的当地作者和读者围拢起来,听他们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和与《奋斗期的爱情》的共鸣,有一句被重复多次的话击中了我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觉,他们说:“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痛感。”在他们突如其来的热烈拥抱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作家的感觉和作品的力量。

这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第一部“一气呵成”(雨果语)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部一气呵成的小说,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写三到五千字,那是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雨果说:“接枝法和焊接法只会损害这一类型的作品,它们应该是一气呵成的,生就如此的。”而后我的多部作品,包括畅销书《婚姻之痒》和代表作《母系氏族》,多少都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接枝法和焊接法”,只有《奋斗期的爱情》是一气呵成的。这个相当重要,它决定了作品的“成色”和质地,因此 2012 年接受文学评论家张丽军博士的访谈时我说:

《奋斗期的爱情》可以看做是我的心灵自传,也是我最初和最纯粹的文学观念形成时的重要作品,现在看,艺术上虽然粗糙了些,但精神指向却是最纯粹的。那个时候,刚刚读过卢梭的《忏悔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受到很大震动,激发了创作冲动,调动了生命体验,写作中难免笔调沉重和有痛感,但它却是我的文学观最初形成时的基石,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诚挚的敬礼。

现在,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记起来,为什么要把主人公李乐设计成一个侏儒的形象,他究竟是受了哪部名著的影响,而他也是我写个人生命体验的几本书中,唯一从我身上脱离开来而形成的一个艺术形象,仿佛灵魂出窍,这也是《奋斗期的爱情》在文学艺术上要比后来的《公司春秋》和《婚姻之痒》品质和成色更要好的地方。如果考虑到我那个时期窘迫的生活环境和燃烧的理想之火的矛盾的话,李乐还真是我的精神化身,他的侏儒形象隐喻了我内心深处深深的自卑感,而他像火一般燃烧的理想,像风一样呼啸的勇气,以及像疯子一样与现实的搏斗,同时又是我那个时期的精神状态的写照。我想,这一次我总算把有关《奋斗期的爱情》

的一些事情说清楚了。

如果说有什么创举,那就是我在给小说中的人物起名字的时候,套用了古人的名字,以便于使我的人物性格和古人的名字对号入座,也为了避免现实中的人和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没想到这样的做法还引发了很多朋友在创作时的模仿。

那么,有什么必要在十三年后再版的时候去修订它呢?雨果说过:“作品一旦出版,它的性质不论是否雄伟,只要一经肯定,认识和宣布,就如同婴儿发出了他的第一声哭喊,不管是男是女,它就是那个样子了,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了。它今后属于空气和阳光,死活只好听之任之。你的作品是失败的吗?随它去吧,不要给失败的作品增加篇章。它不完整吗?你应该在创作时就使它完整。你的树木弯曲虬结吗?你不可能使它再挺直了。你的小说有病吗?你的小说难以成活吗?你无从把它所缺乏的生命力再赋予它。你的戏剧生来就是断腿的吗?我奉劝你不要去给它装上木腿。”好在,我要做的不是增加篇章、使树木挺直和安装木腿的工作,这部小说也不缺乏生命力,我要做的只是修枝剪叶的工作。这次所谓的修订,除了对当年用得不是很恰当的词句进行修改,还做了一点点润色的工作,然而最大的改变是扬弃了章节划分上对雨果作品的模仿,因为我发现只有雨果神一般的巨著才可以分卷、每卷分章、每章分节,而我这本薄薄的微不足道的作品,居然也敢采用分卷的形式,当年真是年少轻狂,自不量力啊!因此,我用扬弃这种形式来表达我对雨果的敬畏!

古人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概每个作家都觉得自己是被低估了的,厚着脸皮说,我也是这样。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客观因素,比如对评论家的不屑,对宣传的不屑,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狂妄自大。因此,我至

少认为《奋斗期的爱情》和《母系氏家》是被低估了的。《奋斗期的爱情》当年初版的时候只印了八千册,大概给图书馆配送一下子,书店也就没几本了。因此在网上书店虽有书影和介绍,点击的时候却没有存货,大概最近几年来都是这样的。而更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网络销售渠道关于这本书的广告语都是一样的,它们来自我的好友陈玉龙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书评版头条发表的书评《和小说共鸣》,在当年为数不多的关于这部书的书评中,玉龙兄的这篇千字文居然不多见地发在头条位置,可见他的文学评论造诣之深以及对拙著的判断之准确,因此当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再版《奋斗期的爱情》时,我和续小强社长商议把这篇评论拿来作为序言,他欣然同意了。小强兄腹有诗书,交游广博,种种选题,令人振奋,因此我有意渐渐把自己作品的版权都往北岳社归拢,这世界上事情,看你怎么做,更看你怎么看:你如果把北岳仅仅看作北方的一座山,那它就有了地域偏僻的属性;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五岳之一,那它就是领秀天下的五座名山之一。

当年《奋斗期的爱情》初版后,有前辈恩师说它过于“拘谨”了,也有朋友开诚布公地指责它“写的太笨”,更有文学评论家不屑一顾,我知道,很多情况是我惯有的倨傲的态度造成的,其实我心底里还是接受并感谢他们的批评的。难得的是,在太原文联举办的一次文学讲座中,《奋斗期的爱情》得到了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老师的肯定,说它具有经典的品质。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彭立文学评论

2013年11月4日 于太原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主持人语

◆ 王春林

倘若从代际演变的角度切入对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理解,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事实,恐怕就是一片“70后”作家的异军突起。虽然是所谓的“50后”、“60后”作家也都还陆续推进着各自代际的文学创作,但“70后”作家在近些年来那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创作态势,却着实抢眼。这其中,山西作家李骏虎,显然是有代表性的一位。虽然刚刚年届四十,但李骏虎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年轻的“老”作家,因为他已经有着将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履历。撇开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不说,单只是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作品,他就已经有五部之多。关键处还在于,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不少,而且思想艺术风格也还几经变迁。《奋斗期的爱情》才聚焦同龄人的青春冲动与爱情困扰,《公司春秋》又已经涉笔商海风云。《婚姻之痒》书写着都市家庭的婚恋纠葛,而《母系氏家》展示的是乡村女性的命运浮沉。四部长篇,所涉足的实际上是四种不同的生活领域。以至于,面对着李骏虎,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感慨他那种突出的跨界书写能力。而到了最新文本《浮云》中,李骏虎再次华丽转身。这一次,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了正处于迅疾变化着的社会时代层面,以一种批判现实的严峻笔法透视表现着知识分子在资本时代必然遭逢的悲剧性命运变迁。

说到李骏虎的小说创作,在对于人性的剖析和命运变迁的关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所涉猎把握题材的丰富性。迄今为止,不仅城市与乡村均已在他笔端获得过生动的呈现与书写,而且他的笔触还于不动声色间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创作。我们这次所特别邀约的四篇文章,可谓各有千秋,几位作者从

不同的角度对李骏虎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张艳梅教授与王莹的文章可谓是对李骏虎小说创作的一种全面论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此文极其鲜明地指出了李骏虎创作的优长和劣势之所在。论者认为,虽然乡村书写给李骏虎带来了很大的文学荣誉,但其实作家的艺术优势还在于对城市人性的挖掘与表现上。张丽军和乔宏智所集中探讨的,则是李骏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张艳梅、王莹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乡村与城市书写之间,他们更加认可李骏虎的乡村小说写作。后两篇文章的聚焦点,集中到了李骏虎的两部长篇小说上,可谓是两篇相对深入细致的文本细读文字。马顿的关注点,落脚到了乡村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之上。但与通常意义上对李骏虎此作“去政治化”的解读不同,马顿的特别处在于敏锐地发现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他也因此而把《母系氏家》解读为一部“见微知著的家庭政治演义”。而王春林与李佳贤所集中剖析的,则是李骏虎一部浓墨重彩地书写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浮云》。通过相对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他们认为《浮云》的思想艺术价值,一方面固然体现为对资本时代威逼下普遍人性倾斜状况的体察与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是对这个精神被严重挤压的物化时代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尽管说这些研究文字很难说已经臻于完善,但我们希望的却是能够通过他们切实的研究态度,积极推动李骏虎的小说创作更上一层楼,取得更为扎实高端的文学实绩。**群文阅读**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李骏虎小说创作论

◆ 王莹 张艳梅

山西作家李骏虎,197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95年即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较早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尔后笔耕不辍,陆续出版有中短篇小说、评论集、随笔集多部。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要数为作家带来巨大声誉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和由其为蓝本展开来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二者分别为作家赢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作为“70后”作家一员的李骏虎,其文学创作在极具个性的同时难免与“70后”其他作家一起,因时代发展、成长经历等原因以群体的形式处在一种尴尬境地中。“70后”作家多数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在登上文学舞台后,他们面临的是已稳如泰山的“50后”、“60后”文学巨匠,贾平凹、莫言、张炜……文学大家几乎已经稳坐了文学殿堂内的头把交椅。在他们奋起直追的时候,“80后”、“90后”的小将们又得了市场商业化的推捧,“青出于蓝”,抢占着文学外殿弥足珍贵的席位,使得他们去往文学内殿的道路拥堵不堪,更兼内心摇摆不定。“70后”作家们,既没有“50后”、“60后”作家那样深刻的历史社会动荡体验,也没有“80后”、“90后”作家在网络与市场、光怪陆离现实与青春梦幻想象中穿梭的如鱼得水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他们这一代对社会与现实开始敏锐感触思索的时光里,中国虽然有改革有涌动有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但基本的社会大环境仍是稳定的、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既无力控诉历史过往,也无心叛逆疯狂。他们试图书写历史,却难免因阅历局限尚缺乏对历史的厚重把握和反思;他们或可尝试迎合市场,却又不甘陷入商业化写作中自我迷失的怪圈;他们试图以打破禁忌寻求突破,以大胆写性写身体为反抗突出重围,以期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沉郁;他们书写成长,关注个体的孤独、爱欲、漂泊和皈依;他们写城市和乡村角落里的

小人物,试图通过展现日常生活的温凉平凡描绘现实当下。可食物链上一端的物种总要俯视全局,在世评以或历史、或宏观或全局的姿态审视下,很难有轻松的漏网之鱼,无论大将还是小虾。因而他们的作品从文学批评的台面上看去,即使有着足够优质的基底,也或缺乏历史厚重感,忽视历史背景和框架肆意书写;或反思不深刻,哲思不深沉;或沉湎于个人狭隘成长和生命体验,不坚定,不鲜活;或描写性欲,太露骨太低俗;更甚者鼓吹捧评应了民间俗语之“一斗米养恩人,一石米养仇人”的温水煮青蛙……“70后”作家在时代喧嚣、个人孤军以及评论家的严阵以待下风雨飘摇,浮萍难定,艰难前行。“70后”一代的纯文学作家们肩负的使命是巨大的,道路仍延伸在我们还未知的前方。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深处维谷而意欲突围,“70后”作家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是多元的,无论是历史的反思、乡村的回归,还是身体的解放、思想的风起云涌,都深深镌刻着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理想。作为“70后”作家中颇有成就的李骏虎,深刻犀利、温情悲悯也好,身陷维谷、奋力突围也罢,也都在这一现状之中。

文学之路回望

第一阶段,个人抒写。因作家初登文坛,写作心理、技巧、目的等的不确定和未成熟,使得作家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构成相对之后几个阶段而言更为复杂多样。这一时期的李骏虎正处于初出茅庐的激情写作阶段。首先,初试牛刀的作品带有怪谈传奇色彩,如根据作家小时候在农村听到的民间传说写成的《清早的阳光》以及以荒诞手法书写一位乡长醉酒后化身红鲤鱼实指乡村官场光怪现实的《乡长变鱼》等。此类作品以一种类聊斋式的玄魔奇异色彩,以荒诞凸显现实的原形,语言的幽默机智以及字里行间的哲理深思,创作甫

初,已然带有着李骏虎式的独特印记了。尔后以写个人体验为主的作品,主人公多为都市中奋斗的男女,主题围绕对爱情与生活、理想的向往、追求、迷惘和反思展开。此类作品,无论是内外饱含作者自我人生经历和切身感触的,还是作者刻意远观清醒书写的,情思真切,意气风发与郁结迷惘亦感真实。大段出现的思辨性话语基本稳固了作家睿智的写作风格,风趣的语言也使得其小说带有相当的趣味性,幽默而不浮夸,似浅尝却实有深思。具体作品有以出身农村寄身城市的文学青年李乐为主人公的《奋斗期的爱情》、以公司生活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公司春秋》以及以婚姻生活为表现和反思对象的《婚姻之痒》等。此外,作家此阶段的创作中已然已出现表现底层人民以及乡村生活的篇章,如表现大人物小人物因时间淘洗社会地位变迁的《师傅越来越温柔》,以及写生活在农村中两兄弟张小贵张大贵故事的《后福》等,富含着生活最难言的真谛,并为作家接下来的转型做了准备。此外,作家受王小波以荒诞寓讽刺、以幽默写苦涩的现代性风格影响,亦创作了不少实验性的探索小说,如《局外人》、《一位小姐的心灵史之谜》、《女儿国》、《小叔的艺术生涯》等。此类作品幽默、戏谑,以反讽为刀锋,试图割开生活的表象直达本质,富有寓言哲理意味。

美中不足的是,上述作品在以单篇看来带有李骏虎独特写作魅力的同时,从其创作整体而言也带有他人的影子和自我的重复性。比较明显的如长篇小说《公司春秋》,即是在整合《局外人》、《流氓兔》、《一位小姐的心灵史之谜》等的基础之上写成的,成品虽不失为佳作,却也露出作者自我重复的内襟,农村青年城市打拼的情节设计也带有模式化的倾向。《婚姻之痒》的市场成功也未能挽回作家对既成写作的信心,反而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创作的瓶颈与维谷。

第二阶段,寻根写作,转型写乡村,回归乡土。2005年,李骏虎走出书斋和城市生活,回到洪洞县挂职体验。2006年10月,作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书写乡村的小说《炊烟散了》问世。加之2007年在鲁迅文学院的学习,使得作家得以重新思索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向,表现乡村生活和乡土风情的作品成为他创作的主要构成。此类作品除了上文提及的《炊烟散了》,还有《留鸟》、《漏网之鱼》、《前面就是麦季》、《母系氏家》、《五

福临门》等。其中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为作家赢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由《前面就是麦季》扩展而来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则为作家斩获赵树理文学奖。毫不夸张地说,李骏虎在当代文坛地位的奠定大部分来源于其此一阶段的创作。在乡土写作为作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批评界对其小说的评价除却对关注和展现乡土表示肯定和赞誉之外,亦有不同的声音,这些异调主要集中在对其刻意淡化历史背景的批判之上。这就使得作家的创作进一步因“飘摇”而面临转型,是为外因;内因则多半源自作家试图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文学创作的自觉性。

第三阶段,历史小说写作,试图回望历史。李骏虎以地域为依托,选取了抗战时期对全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作协的帮助下到晋西南定点深入生活,以明确的写作目标和上一阶段行之有效的获取素材、灵感方式投入创作,目前完成中篇小说《弃城》以及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规划中的表现抗战时期全民族同仇敌忾爱国精神的系列小说并没能如愿完成,后续的篇什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搁浅了”。可见,李骏虎的创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转型”时刻可能发生。但在对其目前创作历程的梳理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转型并不像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是峻急地全然抛弃过往自我的。就像为历史而历史始终不是文学所追求的真谛,为历史而创作也不是李骏虎所追求的终极写作目的。历史写作阶段是作家自我磨砺的过程,是作家填补自身历史盲点的历练。作家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在把握历史规律基础之上,“能够像巴尔扎克一样书写当下,书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方是李骏虎写作的终极目标。展现当下生活,而不仅是带着理想化色彩展望,也不仅是带着缅怀心情诉说过往,如能达到此标准的佳作,将更现实、更深刻,对正在进行式的生活更有意义。可见多年的挂职体验生活,的确对李骏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热衷各种探索和实验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以现实主义为武器,直面现实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境遇,记录历史,表现时代。

文学创作上的不断探索,使得李骏虎的作品兼写城市与乡村,写城市多涉归属感在场时的漂泊,“为同龄人画像”,画生活图景,画心路历程。写乡村则带有朦胧理想化的寻根特质,写温情笼罩下的乡土风情、悲悯大爱。

城市生活的人心画像

李骏虎的文学创作主体城市与乡村兼有且各自特色鲜明。他写城市生活,重在生活而非城市。他写爱情的抉择、工作的拼争和理想的追求,有踌躇满志,有低迷彷徨,有逃避也有勇敢面对。无论是哪种生活、人生的哪个阶段,抒写的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身上,字里行间时时闪现着哲思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他写乡村生活,同样旨在展现人心、人性,而非乡村发展与变迁的来龙去脉,历史话语的消隐使其作品带有一种普世的温情和悲悯。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出身乡村的人们在城市中的“漂泊”不是浮萍式的,而是带有自觉的归属感的,带有前行的积极;根扎乡村的庄稼人对于对生活本身的专注远远大于他们对地缘的着意。李骏虎式的寻根带有的朦胧的色彩,选取乡村生活表面上扩大了小说的视域,解决了作家取材上的局限性和自我重复,实际如同障眼法,内底里所要传达的还是作家内心所坚守和擅长的人性层面的思索与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写作上的寻根。人性的关照,无论小打小闹、小取大舍,分崩离析、生死别离还是超然物外、云淡风轻,在李骏虎的创作中始终是最珍贵、最值得坚守的一抹熹光。微明可照作家自我,光盛则可照射整个社会和人生。最重要的是,这种光芒在李骏虎最初的创作中已经扎根了,作家在创作内核上以不必自认陷入写作困境而向外张望苦苦找寻。

李骏虎城市题材小说的闪光点,不在于对现实都市生活广罗表象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其作品主要表现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展现同时代城市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变迁,而不刻意将重点放在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之上,重点在人与人、人性。以2009年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评语来概括是恰如其分的:“李骏虎用小说的方式为同龄人画像。他对同龄人的生存态度、思维方式、情感特点体验得特别深刻。他努力表现一代人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轨迹。他能从司

空见惯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内涵,悟出生活的本质。他的小说中充满许多闪烁着智慧的细节,许多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李骏虎以反映男女婚恋为主的小说,尤擅表现男女之间若即若离、纠结交缠的矛盾内心。百转千回的细腻情感变化配以冷静、理性的哲理阐释,一时冰一时暖,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早期重要作品《奋斗期的爱情》以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小青年的城市经历为主线展开,以工作、爱情、理想为主要展现对象,以机智幽默的语言鲜活生动地刻画出李乐这个典型人物,他毕业后在艰难和懵懂中寻求工作、情感、理想上的“归属”的过程和经历,在同龄人中极易引起共鸣。小说在作者自我未察的情况之下成文,自然地水到渠成地抒发,其现实性、理想性、思想性纯粹地流淌,无拘无束,无修无伪,真实可爱。即便是“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一代的读者们,在人生刚步入社会之时,亦必有不同程度的共鸣和体悟。小说重在抒发,不在技巧,自然真切,乃作者最美好的写作品质和最本真的写作状态。小说绝对主人公李乐,体型唯“侏儒”可喻,样貌非俊朗沾边,却堪称精神上的斗士,平凡小人物中的哲学家,自带有一股令人积极奋进的向上力量。以公司(工作)生活为叙述背景的作品有《局外人》、《流氓兔》,以及后来在二者基础上扩展开来的以主人公邵儿的人生经历为打拼在工作事业上的年轻人画像的《公司春秋》。《七年》、《玫瑰》、《逆流而上》、《退潮后发生的故事》等则以大学教授孙开为主人公,展现小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奋起、迷失、彷徨与挣扎。畅销书《婚姻之痒》以一地鸡毛式的表象表现婚姻围城中男女的困窘和突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疏离,在喧哗浮躁一切面临挑战的时代里,展现着人们共同的痛感。小说以婚姻为载体,最终探寻的亦是人性。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同系列的长篇而言,李骏虎的短篇以精悍的篇幅和同比例浓烈的情感泼洒,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具有艺术张力和指涉性。以具体作品为例,相比长篇小说《公司春秋》的广泛覆盖性和情感纠结的细腻而言,具有相对模糊语义和指向性的短篇小说《局外人》显得更简洁有力。《局外人》以深涉不明危局的主人公到陌生城市的躲避和逃离拉开序幕。首先,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没有明确给出,于读者而言是不明身份的人,虽然涉及职位称谓等,却仍是模糊不定的,这

算是李骏虎叙事的一种独特风格,在模糊中寻找一种真切。主人公可以是某个官员,也可以身在一家私企中,可以是教授、普通老师,可以是黑道中人,也可以只是一个喜欢吹嘘的普通人、爱幻想的艺术家。总之,他走出了旧环境,邂逅一段充满刺激而不切实际的艳遇,又在“自由”来临、总可以偷欢一把的时候坠回到旧现实之中。李骏虎此类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这种理想化不是体现在古典式的佳人才子模式,也非韩剧式的灰姑娘高富帅,而是带有一种蒲松龄式的小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美好幻想的诗意色彩,在现实的苦闷荒芜中试图以想象力的蓬勃美好达到心灵上的自我疗救,并通过精神世界的完善建构更加坚定地行走于现世。

乡村世界的温情画卷

李骏虎写乡村亦是如此。欲表现乡村,必先有乡村的雏形而后成形。莫言有高密东北乡,福克纳有约克那帕塔法。像所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建构了带有自己独特印记的文学世界一样,李骏虎小说乡村画卷的展开主要发生在南无村。小说中未曾指明的乡村,也可视为南无村。这样一来,作家的一系列乡村题材作品便渐渐展现出一个清晰可见痛快可感的南无村,它既有淳朴的民风,亦有各种势力各类乡民的勾心斗角。此类作品有表现城郊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留恋的《留鸟》,有讲述农村娃马顿得失戒指故事的《用镰刀割草的男孩》,有关于福娃一家生活变迁的《五福临门》,有关张张小贵张大贵“兄弟情”的《后福》,以及以煤矿事故表现乡村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小民们生之艰辛的《漏网之鱼》。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属以温润的言语勾勒乡村生活画卷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及其长篇版《母系氏家》。

《前面就是麦季》截取南无村一个普通家庭抱养孩子以及因孩子满月酒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这部小说中,故事的绝对主人公是善良淳朴的老姑娘秀娟。家里的儿媳妇红芳在出场的时候已是三十四五岁的中年妇女了,大姑子秀娟的不嫁自然成为婆婆兰英心里的病根。秀娟在满月席上醉酒,由村中青年军军和强送回居住的磨房。二人见钱起意,偷走秀娟辛苦存下的七千块钱逃往外地。秀娟自此背负上被玷污的丑

名,却始终以女性特有的宽容和母性,包容着两个一时冲动的年轻人。故事的最后虽真相大白,因此事跟秀娟恚气的兰英打发儿子福元去秀娟住的磨房喊她回家吃饭。福元在去磨房的路上回想起自己做的那个姐姐嫁了个凄惶主的梦,突觉庆幸,现实虽不完美,却也还算美好。小说以热闹的抱养和满月酒开篇,以秀娟被玷污与否存疑推动故事发展,在释然且恬然的氤氲着麦子熟透带着尘土味道的香气中结束。其间,憨厚惧内的公公七星,精明强势的婆婆兰英,纯真直率的儿媳红芳,率性质朴的儿子福元,以及有着菩萨般超脱与悲悯情怀的秀娟……个中人物形象鲜明,跃然纸上。如李骏虎自己所言,《前面就是麦季》“故事看似无情节,文字看似无雕饰”,其实是作者追求的一种朴素与自然。而作品本身则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写乡村生活的诗意、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小说主人公秀娟身上有着千百中国乡村淳朴女性的影子,浓缩着她们身上关于爱和付出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也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是李骏虎“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人性的纯净与善良光芒的笼罩使得作品显现出一种不同与其以往作品的精神力量,这种细腻、抒情而虔诚的精神力量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贴近乡村、扎根乡土的。

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主人公仍为兰英一家,在《前面就是麦季》的故事框架和叙述基调之上溯前追后,并在细致度和生活深度上得以强化。向前追溯了兰英与丈夫矮子七星的婚姻由来、兰英以“借种”为名偷情的心理形成、秀娟坚持不嫁的原因、红芳福元恋爱结婚的过程等,增添了土匪长盛、老金菊、莲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乡土风情的画卷走出单个家庭扩展到整个乡村的广阔范围。作者用温和的笔调娓娓地讲述故事,关注人性的美好,时光和爱恨情仇仿佛在字里行间被洗涤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整部作品充满温情,悠长恬然。在作家着意书写乡村美好一面的动机驱使之下,《母系氏家》中的南无村显得更加模糊而悠远,似是一首年代久远而甘甜的歌谣。小说叙述以说书般的节奏张弛有度地展开,重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以及人物外在的行为表现,而不对人物内心深处做刨根问底式的挖掘。这难免使得作品在对理想中乡村的美好描述中缺乏具有真实感的现实性细节,似在现实的乡间却

更多在李骏虎心中所回忆和构想中的乡间。然而作家的深入地域的阅历和高超的写作功底也使得小说在对理想乡间的诗意描绘中带有社会风情的真实性,主要表现在叙述、人物塑造的细节生动性、对晋南方言纯熟的把握以及典型人物的刻画之上。李骏虎南无村系列的小说以《前面就是麦季》和《母系氏家》为主题和内核,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具有民间原始生命力的人物形象。男性形象如外表式弱内心坚韧的矮子七星,人高马大风流俊俏的长盛,听妈话、爱媳妇、不能生育的福元等;女性形象有“荡妇式”的“斗士”兰英、“憨妇式”的率真媳妇红芳、“地母式”的悲悯大姑子秀娟和“教母式”的莲等。小说主要人物的塑造以情节的设置和细节的独特把握达到圆融,带有李骏虎式的温润与美好,侧重的是人性、精神而非历史、现实。相对而言,次要人物则更多表现出一种即乡村又不局限于乡村普通生活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如仕途高升内心软弱的梁秘书、金瓶梅王婆式的老金菊,以及在乡间社会中辛苦劳作兢兢业业也好,追名逐利投机取巧也罢的乡民与外来者。以此处看,李骏虎所建构的南无村,在理想化与现实性上是高度融合的,现实深铸在理想的内底里,是有力而非虚无的。

李骏虎乡村系列小说在对于历史背景的淡化在使小说充满诗意的同时,亦引来评论的指摘,对此,作家的回应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我并不是有意规避权力之争和农民生活困苦,而是为了从文本上避免走农村小说写作的老套路。很多农村的小说主题好像都是权力斗争的、家族倾轧的、兄弟反目的、仇富的,但是他们表现得太片面性了。他们没有表现过农村这种诗意的乡村生活,没有表现过这种朴素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同样是农村,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如果用狭隘的眼光去看,那么看到的全是斗争,全是农民的狭隘与贫乏。如果用爱的眼光去看,用温和的眼光去看,就能看到人性里面让人感动的东西。”诚如以上所言,李骏虎小说中人物形象都带有某种美好的品质。不单体现在乡村题材小说中,在都市题材作品中亦是如此。男性人物不论是有志青年李乐、在公司夹缝和人际关系中求存的邵儿、中年小知识子孙开,还是憨厚倔强的矮子七星、风流倜傥的土匪长盛、尊爱兄长的张小贵,甚至连在生活所迫下投机取巧的各类人物也自有各自的

苦衷。女性人物则自有一种天然的美感,是泉水,如轻风,秀娟、红芳、文静自不必说,即使是在婚姻和恋爱中时而给予男性厌倦和压抑的庄丽、兰英等,也都是自然的,美好的,带着作家对女性的怜惜与关爱。小人物的真实、鲜活、坚韧,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乡村、城市底层人民、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和精神境况。

以武侠小说为佐证,对历史背景与情怀的准确把握使得金庸的武侠厚重而儒雅,而对历史的淡化则使得古龙的武侠灵动飘逸和富有仙风道骨。读者二选其一或两者皆爱。无论哪一派,谁都必须承认,此二人为当代武侠的巅峰,无出其右。历史代表一种传承和态度,给予作品厚重深远的生活背景,将个人上升到群体,群体上升到民族,民族扩及整个人类。我们无法跳过历史避而不谈,却也不能强迫历史现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世上的每一件艺术品上。未来亦是如此,我们可以展望,也可能在某一时间段里,只是专注地走在当下里。忽略文学的当下性一味追溯历史和展望未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局限于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圈子以内的启蒙和深刻都是局促和无力的,真正需要救治的那一部分人并不一定读得到纯文学的作品,就像鲁迅的救治,多少年来也没听过哪个庄稼汉凭借鲁迅的醍醐灌顶在田野里走出了一条救己图存的道路来。水中花镜中月已是模糊不清,镜中看到的水中花就更梦幻不实了。要想走出创作和艺术的困境,就必须走出书斋,尊重历史而不受历史苑囿,摘掉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现实预设,走向现实生活的点滴细节,接触第一手生活扑面而来的鲜活或污浊。当代作品中表现了太多乡村的破败、荒芜、原始、愚昧、罪恶,也该有人书写乡村的温润与美好了。李骏虎走出书斋的挂职体验成功为其创作提供了新鲜的血液,超于原我,异于他人而风格独特。

纵观李骏虎时至今日的文学创作,《前面就是麦季》和《母系氏家》这样乡村气息浓厚的小说之优秀自不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骏虎以往的都市题材小说不足以挑起其创作的重担,李骏虎的作家天分并不仅要用在写这些充满诗意的圆融的乡村风情之上,他天生的孤独感和思辨性,注定了他应当担起纾解都市男女愁苦郁结的重担。在《前面就是麦季》和《母系氏家》中,李骏虎试图描述和刻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